



5月,我从城里回到乡下。道路两旁,大块大块的麦田滚动着耀眼的金光,滚滚的麦浪像金色的沙丘伸向天际,金黄而灿烂。

记得上小学时,生产队里大人们割麦,我们就跟在后面拾麦穗。再稍大一点,就抱起一把把刚割下的麦子送给大人捆。而真正参加三夏割麦还是60年代中期,初中毕业之后回乡务农的那段时光。

5月的乡村,昼长夜短,天亮得早。鸡叫头遍,女人们就悄悄地起床,点上灯,开始烧早饭。男人们借着屋里的灯和月亮的光,在磨刀石上一下一下地磨着镰刀,小心地用手指试着锋刃。在庄稼人心中,一年四季之中最为辛苦的要算三夏。既要抢割抢收,又要抢栽。真是追着太阳,赶着月亮,分明是一场艰苦的战斗。

东方刚露一点白,田埂上就有了人影在晃动。开镰啦!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上阵,大家一字形排在田埂边。往手心吐一口唾沫,握紧镰刀弯下腰去,“嚓嚓嚓”的割麦声便开始此起彼伏。

隔壁的春哥,比我大两岁,只见他一手抓住麦子,另一手抓着镰刀,从右向左,一把一把,又一把。放的麦把齐崭崭的,割的麦茬也一样高,紧挨地皮,在他后面几乎捡不到麦穗。我可差远了,不仅麦茬高低不匀,而且漏下的麦穗横七竖八。一个时辰,春哥在我前头越割越远,而我在后面紧紧地追。割一阵子,就用胳膊支撑着膝盖,吃力地直起腰来,喘上几口气,再弯下腰去割。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。

大大的太阳上来了,张扬着夏日的猛烈和辣味,风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,头顶上像是顶着个小火炉,汗水慢慢地湿透了衣服,细细的汗珠“啪嗒啪嗒”地落在泥土里,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。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爬上了一层盐硝。一块大田麦子割到头,休息片刻,男人们开始挑麦把。担子还未上肩,号子已经吼出,“哎嗨嗨嘿哟哟,哟嘿嗨……”这深沉而激越的劳动号子无曲无谱,飘在麦浪尖上,响在田野上空。

“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”。当西边的太阳慢慢地下山,人们开始紧张起来,这意味着一天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。明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天气,人们又加快了收割的步伐。

夏收中最担心的是天气。五月天,孩儿的脸,说变就变。刚刚还是白云朵朵的好天气,不到半个时辰,黑云凑到一块,扎成了堆。看到这一切,庄稼人手中的镰刀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速度,腰酸背痛的感觉早已没有了,女人们只顾低下头来拼命地割呀割,男人们赶紧将捆好的麦把挑到船上,不然就会被雨淋湿。几声闷雷从头顶滚过,豆大的冰凉的雨点就来了,还好,只下了几滴。乡亲们心里暗暗地祷告:“真是老天有眼,没有下大雨,麦子没有受潮,叩头谢谢”。

割下来的麦子要脱粒,队里一台脱粒机忙开了,场头机声一响,乡亲们就围上去,按照分工,各就各位,往机里喂麦的,拖麦把的,用杈子挑麦草的……六七套工序,责任到人,一点不乱。一班三四个小时下来,浑身是灰,头发里乱七八糟地扎着麦草,脸上和鼻孔粘满黑灰,一个个成了黑人,乍一看,认不出谁是谁。那年月,对庄稼人来说什么叫苦,什么叫累,什么叫脏,简直无法描述。

在夏收农活中,扬场可是个技术活。所谓“扬场”就是用水锨把麦子扬到空中,干净的麦粒落在脚边,麦糠杂草飘到一边。扬场的时间多数选择在下午三四点钟,等到2-3级的风力,正好斜对着风口,把麦子扬到自己的侧前方。会扬场的,一木锨出去,将麦子撒成一个弧形,杂草飘走,麦粒落下,如雨点洒落,似珍珠落盆,自然流畅。记得队里的权方叔,40多岁,他甩开双臂,挥舞木锨,真像画家在泼墨,又像花旦在甩水袖。有板有眼,有节有奏,忙得性起时,一边扬场,一边唱起高亢的淮剧,满场的人边听边干,边说边笑,一天的劳累也就消失了。

扬好的麦子要连晒三四个太阳,咬起来发出清脆的“咯嘣”声才算干。然后用芦苇编好的“节子”把麦子囤起来,盖上白石灰印子,上面盖一层厚厚的草,再派人日夜看守。路过队场的大人小孩都要往麦堆上多看几眼,那可是大家活命的口粮。

一路走过来,麦子的生命里融进日月光华,吸收了土地精髓,一步一步走向成熟。而一茬麦子一茬人生,麦子的生命又融入了庄稼人的生命,让人类世界生生不息。

一次失败的“贷后检查”

□盐城 黄国栋

我在30多年的金融职业生涯中,经历了无数次的贷前调查、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,这些“三查”大多随着斗转星移、日月交替、岗位更迭而烟消云散、印象不再。唯独一次失败的“贷后检查”,让我记忆犹新,无法忘怀。

那还是1986年的事了。当时我在镇上的农村信用社工作,刚刚由一名记账员变为农业信贷员,主任安排我和同事小袁去完成一项例行“贷后检查”。这是我从“内勤”调整为“外勤”、从柜台里走向柜台外后负责的第一个重要任务,既莫名紧张又兴奋异常。稍事准备,我们就坐上了贷款人张老板的“昌河”面包车,向着百多公里外的目的地进发。

一路上,张老板一边绘声绘色地介绍着他艰难曲折的创业史,一边不停地递水敬烟,殷勤倍至,对信用社雪中送炭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经过2个多小时的颠簸,“昌河”顺利停在了邻县沿河镇荡中村。放眼望去,前面圩堤纵横,沟塘密布,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张老板说,荡中村是远近闻名的淡水养殖基地,出产的水产品在“北上广”拥有极高的美誉。谈笑之间,我们来到了张老板承包的养殖塘口,正值喂饲时间,只见喂饲机抛洒之处,成千上万尾各色鱼等争先恐后地抢食,水腾鱼跃,满塘鼎沸。张老板得意地介绍,这个塘口大约42亩,每年出产鲫鱼在16.8万斤左右,除去鱼苗、鱼药、鱼饲料,还有人工、塘口承包费等,年净收入不低于8万元。这在当时来说,无疑是一个天文数

字。小袁煞是认真,在塘边的简易工棚里仔细翻阅收支流水账,逐一核对着原始单据,结果与张老板说的严丝合缝,不差毫厘,我和小袁终于将悬着的心咽回肚里。看来,如期归还这区区2万元贷款,那是十拿九稳,小菜一碟。

中午,张老板岳父母家亲戚交错,热闹非凡。眼看着自己生平主持的第一次“贷后检查”即将完美收官,再加之主人全家将我们待为上宾,实在是盛情难却,惟有放开来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才能客主尽欢。事后,听小袁讲,那天在酒桌上,我经历了“三部曲”:一开始豪言壮语,到中途胡言乱语,再最后不言不语,这酒是喝得昏天黑地。

似乎是眨眼之间,还款期限到了。小袁和我分别去塘口、去家里找了多趟,可此时早已人去塘空,哪里还有那位事业有成、财大气粗、热情好客的张老板的影子!有一种挨骂叫成长,主任说,你们那是搞的什么鸡巴“贷后检查”?“昌河”是租的,塘口是借的,账据是假的,除了借款人没有一个是真的。姓张的早已债台高筑,入不敷出,你们还莺歌燕舞,醉生梦死!没办法,当主任提出从他开始,按“5:3:2”的赔偿方案垫还贷款时,我和小袁吓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
一晃30年过去了。银行的信贷规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但亘古不变的,是要保持与借款人的距离,听懂他们所讲述的故事,了解那些不对称的信息……这就是一次失败的“贷后检查”带给我的启示。

“促狭人”

□盐城 任崇海

我们村上的福宽大爷,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都说他是个“促狭人”。对于“促狭”一词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上是这样解释的:一是爱捉弄人;二是刁钻。“促狭”,实际上带有贬义。如果按这样的解释来评价福宽大爷是“促狭人”,其实并不那么恰当。

今年已进入了古稀之年的福宽大爷,高挑挑的个子,不胖不瘦,见了人都是面带微笑,主动打招呼,说话做事不快不慢,不慌不忙,有板有眼,一步一个脚印。他是村上的“义务调解员”,邻里之间、婆媳之间,难免不发生口角的,只要他一到场,就会风平浪静,尤其是遇到棘手的事,双方闹得不可开交,他的眉头一皱,来个“绝点子”,不喊不吵,不骂不闹,事情就会解决得服服贴贴的。

就拿最近他家里发生的事说吧。为了一件生活琐事,老伴跟他呕起气来,几天几夜没跟他说一句话。福宽大爷问她事情,她也不答腔。两人坐在桌上吃饭,老伴像个哑巴,一声不响。于是,福宽大爷来了个“绝招”:一天早上,他开始在房间里翻箱倒柜,从箱子里翻到柜子里,又从柜子里搬到箱子里,翻来搬去,也不知翻的什么名堂。老伴开始没有理会,看他翻来翻去,忍不住开了口:“你找什么东西啊?”他听了暗暗发笑,没有答话,老伴接着加重了语气,又问了一句:“你到底找什么东西啊?”他这才“噗嗤”一声笑起来:“就找你这句话啊!”老伴这才明白他的用意,走过来轻轻地搗了他一下:“你这个‘老不死’的,真‘促狭’!”老两口不由得

都“咯咯”地笑起来。几天来一直笼罩在老夫妻间的乌云顿时云消雾散,欢乐的气氛又重新荡漾在这个幸福的家里。

福宽大爷也是家里的采购员,上菜场买菜都是他的“差事”。他到菜场买菜凸现“促狭”,眼尖手快,善于捉“鬼”,那些小尖小刁的、或是做生意短斤少两、以次充好的,碰上他准沾不到“便宜”。一天傍晚,福宽大爷路过农贸市场,路旁有一个卖水产品的中年人在大声叫卖:“河虾大减价,20元一斤!”“河虾大减价,20元一袋!”……他停住了脚步,注视着这个“卖虾人”,问道:“你这虾子一袋多重?”“一斤一袋,20元!”“好,那我就按照20元一斤的价格买了!”“好啊!”他随即拎起一袋虾子,悄悄撕开塑料袋的底角,只见水“哗哗”地流出来,他又顺手挤了一下:“请你再称一下,按20元一斤。”“卖虾人”愣住了,像是吃了一闷棍似的,面露窘相,无奈地拎起袋子,放在电子秤上称重:“6两!”“12块钱!”他抢先说出价钱,把12块钱交给“卖虾人”。临走时,他还给“卖虾人”一个“台阶”:“袋子里放点水好,虾子不会死掉。”“卖虾人”神情逐渐恢复了常态,朝他点了点头。

像这样的事,福宽大爷经历过的,几天几夜都说不完。他就是这样一个幽默诙谐、睿智稳健、能言善辩,被乡亲们所称道的“促狭人”。愿我们生活中多一些像福宽大爷这样的“促狭人”,伸张正义,鞭鞭丑陋,化解矛盾,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和谐、更加美好。